



第一辑

杨富学 主编

从蒙古幽王到裕固族大头目

杨富学 张海娟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

第一辑

杨富学 主编

从蒙古鹵王到裕固族大头目

杨富学
张海娟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蒙古裔王到裕固族大头目 / 杨富学, 张海娟著. --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6. 12
(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 / 杨富学主编. 第一辑)
ISBN 978-7-5490-1262-6

I. ①从… II. ①杨… ②张… III. ①裕固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国 IV. ①K28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3304 号

从蒙古裔王到裕固族大头目

杨富学 张海娟 | 著

项目策划 | 郅军涛

责任编辑 | 郅军涛 凯 旋

封面设计 | 马吉庆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网 址 | <http://www.gswhenhua.cn>

投稿邮箱 | press@gswhenhua.cn

地 址 |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 1 号 730030 (邮编)

营销中心 | 王 俊 贾 莉

电 话 | 0931-8454870 8430531 (传真)

印 刷 | 兰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 362 千

印 张 | 19.625

印 数 | 1-1000

版 次 |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5 月第 1 次

书 号 | ISBN 978-7-5490-1262-6

定 价 | 69.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电话: 0931-8454870)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们联系)

总序

丝绸之路是一条贯通亚、欧、非三洲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自古以来，世界各地不同族群的人都会在不同环境、不同传统的背景下创造出独特的文化成就，而人类的发明与创造往往会突破民族或国家的界限，能够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获得新的发展。丝绸之路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东西经济文化的多样性和互补性。

在中西的交往经久历程中，中国的茶叶、瓷器及四大发明西传至欧洲，对当时的西方社会带来了影响，至今在西方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反观丝绸之路对中国的影响，传来的大多是香料、金银器等特殊商品，还有胡腾舞、胡旋舞等西方文化。尽管这些西方的舶来品在考古现场有发现，在壁画、诗词等艺术形式上西方的文化元素有展示，但始终没有触及中华文明的根基。

早在远古时期，虽然面对着难以想象的天然艰险的挑战，但是欧亚大陆之间并非隔绝。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之北的草原上，存在着一条由许多不连贯的小规模贸易路线大体衔接而成的草原之路。这一点已经被沿路诸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这条路就是最早的丝绸之路的雏形。

草创期的丝绸之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最初，首要的交易物资并不是丝绸。在公元前15世纪左右，中原商人就已经出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购买产自现新疆地区的和田玉石，同时出售海贝等沿海特产，同中亚地区进

行小规模贸易交流。而良种马及其他适合长距离运输的动物也开始不断被人们所使用，于是大规模的贸易往来成为可能。比如阿拉伯地区经常使用的耐渴、耐旱、耐饿的单峰骆驼，在公元前11世纪便用于商旅运输。而分散在亚欧大陆的游牧民族据传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才开始饲养马。双峰骆驼则在不久后也被运用在商贸旅行中。另外，欧亚大陆腹地是广阔的草原和肥沃的土地，对于游牧民族和商队运输的牲畜而言可以随时随地安定下来，就近补给水、食物和燃料。这样一来，一支商队、旅行队或军队可以在沿线各强国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存在或激发敌意的情况下，进行长期、持久而路途遥远的旅行。

随着游牧民族的不断强盛，他们同定居民族之间不断争斗、分裂、碰撞、融合，这使原始的文化贸易交流仅存于局部地区或某些地区之间。不过，随着各定居民族强国的不断反击和扩张，这些国家之间就开始了直接的接触，如西亚地区马其顿亚历山大的东征，安息王朝与罗马在中亚和地中海沿岸的扩张，大夏国对阿富汗北部、印度河流域的统治以及促使张骞动身西域的大月氏西迁。这些都说明上述地区之间进行大规模交通的要素已经具备，出入中国的河西走廊和连通各国的陆路交通业已被游牧民族所熟知。

丝路商贸活动的直接结果是大大激发了中原人的消费欲望，因为商贸往来首先带给人们的是物质（包括钱财等）上的富足，其次是来自不同地域的商品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紫驼载锦凉州西，换得黄金铸马蹄”，丝路商贸活动可谓奇货可点，令人眼花缭乱，从外奴、艺人、歌舞伎到家畜、野兽，从皮毛植物、香料、颜料到金银珠宝、矿石金属，从器具牙角到武器书籍乐器，几乎应有尽有。而外来工艺、宗教、风俗等随商进入更是不胜枚举。这一切都成了中原高门大户的消费对象与消费时尚。相对而言，唐代的财力物力要比其他一些朝代强得多，因此他们本身就有足够的能力去追求超级消费，而丝路商贸活动的发达无非是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机遇而已。理所当然的就有许许多多的人竭力屯奇居异，有钱人不仅购置珍奇异宝而且还尽可能在家里蓄养宠物、奴伎。诚如美国学者谢弗所言：七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崇尚

外来物品的时代，当时追求各种各样的外国奢侈品和奇珍异宝的风气开始从宫廷中传播开来，从而广泛地流行于一般的城市居民阶层之中。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从而大大推动了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发展，丰富了各国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

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更是繁荣昌盛。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由于生活的环境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系统，如印度文化系统、中亚诸族系统、波斯—阿拉伯文化系统、环地中海文化系统、西域民族文化系统、河西走廊文化系统、黄河民族文化系统、青藏高原文化系统等等。而在这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无疑是中原汉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和波斯—阿拉伯文化。

季羨林先生曾言：“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即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目前研究这种汇流现象和汇流规律的地区，最好的、最有条件的恐怕就是敦煌和新疆。”这两个地方汇聚了四大文化的精华，自古以来，不仅是多民族地区，也是多宗教的地区，在丝绸之路沿线流行过的宗教，如萨满教、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甚至还有印度教，以及与之相伴的各种文化，都曾在这里交汇、融合，进而促成了当地文化的高度发展。尤其是摩尼教，以其与商人的特殊关系，始终沿丝绸之路沿线传播。过去，学术界一般认为摩尼教自13世纪始即已彻底消亡，而最近在福建霞浦等地发现了大批摩尼教文献与文物，证明摩尼教以改变了的形式，在福建、浙江一带留存至今。对霞浦摩尼教文献的研究与刊布，将是本丛书的重点议题之一。

季先生之所以要使用“最好的”和“最有条件”这两个具有限定性意义的词语，其实是别有一番深意的，因为除了敦煌和新疆外，不同文明的交汇点还有许多，如张掖、武威、西安、洛阳乃至东南沿海地带的泉州，莫不如此。新疆以西，这样的交汇点就更多，如中亚之讹答刺、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怛罗斯、撒马尔罕、布哈拉、塔什干、花刺子模，巴基斯坦之犍陀罗地区，阿富汗之大夏（巴克特里亚）、喀布尔，伊朗之巴姆、亚兹德，土耳其之以弗所、伊斯坦布尔等，亦都概莫能外，其中尤以长安、撒马尔罕

和伊斯坦布尔最具有典型意义。

西安古称长安，有着1100多年的建都史，是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的交流的坩埚，世所瞩目的长安文明就是由各种地域文化、流派文化融汇而成的，其来源是多元的，在本体上又是一元的，这种融汇百家而成的文化进一步支撑和推动了中央集权制度。在吸收整合大量外域文化之后，长安文明又向周边广大地域辐射，带动了全国的文明进程，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推向高峰，并进一步影响周围的民族和国家；同时中国的商品如丝绸、瓷器、纸张大量输出，长安文明的许多方面如冶铁、穿井、造纸、丝织等技术都传到域外，为域外广大地区所接受，对丝绸之路沿线各地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体现出长安文化的扩散性和长安文明的辐射性。这是东西方文化长期交流、沟通的结果。在兼容并蓄思想的推动下，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长安，不断进取，由此谱写了一部辉煌的中外文化交流史。长安文化中数量浩繁的遗存遗物、宗教遗迹和文献记载，是印证东西方文化交流、往来的重要内容。

撒马尔罕可谓古代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枢纽城市之一，其地连接着波斯、印度和中国这三大帝国。关于该城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其为康国的都城，善于经商的粟特人从这里出发，足迹遍及世界各地。这里汇聚了世界上的多种文明，摩尼教、拜火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这里都有传播。位于撒马尔罕市中心的“列吉斯坦”神学院存在于15—17世纪，由三座神学院组成，他们虽建于不同时代，但风格相偕，结构合理，堪称中世纪建筑的杰作。撒马尔罕的东北郊坐落着举世闻名的兀鲁伯天文台，建造于1428—1429年，系撒马尔罕的统治者、乌兹别克斯坦著名天文学家、学者、诗人、哲学家兀鲁伯所制，是中世纪具有世界影响的天文台之一。兀鲁伯在此测出一年时间的长短，与现代科学计算的结果相差极微；他对星辰位置的测定，堪称继古希腊天文学家希巴尔赫之后最准确的测定。撒马尔罕北边的卡塞西亚，原本为何国的都城，都城附近有重楼，北绘中华古帝，东面是突厥、婆罗门君王，西面供奉波斯、拂菻（拜占庭）等国帝王，这些都受到国王的崇拜。文化之多样性显而易见。

伊斯坦布尔为土耳其最大的城市和港口，其前身为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地跨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是世界上唯一地跨两个大洲的大都市，海峡以北为欧洲部分（色雷斯），以南为亚洲部分（安纳托利亚），为欧亚交通之要冲。伊斯坦布尔自公元前658年开始建城，至今已有2600年的历史，其间，伊斯坦布尔曾经是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拉丁帝国、奥斯曼帝国与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初期的首都。伊斯坦布尔位处亚洲、欧洲两大洲的结合部，是丝绸之路亚洲部分的终点和欧洲部分的起点，其历史进程始终与欧亚大陆之政治、经济、文化变迁联系在一起，见证了两大洲许许多多的历史大事。来自东方的中华文明以及伊斯兰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在这里彼此融合、繁荣共处，使这里成为东西方交流的重要地区。

综上所述，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多元、民族和谐主要得益于宗教信仰的自由和民族政策的宽松——无论是中原王朝控制时期，还是地方政权当政期间，都不轻易干涉居民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丝绸之路上各种思想文化之间相互切磋砥砺，在这种交互的影响中，包含着各民族对各种外来思想观念的改造和调适。“波斯老贾度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通过多手段、多途径的传播与交流，中西文化融会贯通，构成一道独具魅力、异彩纷呈的历史奇观。从这个意义上说，丝绸之路可称得上是一条东西方异质经济的交流之路和多元文化传播之路，同时又是不同宗教的碰撞与交融之路。

为了进一步推进“丝绸之路”历史文化价值的研究，本人在甘肃文化出版社的支持与通力合作下策划了“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得到全国各地及港澳台学者的支持与响应。幸运的事，该丛书一经申报，便被批准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为一套综合性学术研究丛书，从不同方面探讨丝绸之路的兴衰演进及沿线地区历史、宗教、语言、艺术等文化遗存。和以往的有关丝绸之路文化方面的论著相比，本套丛书有自身个性，即特别注重于西北少数民族文献与地下考古资料，在充分掌握大量的最新、最前沿

的研究动态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在内容的选取和研究成果方面，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前沿性。整套丛书也力求创新，注重学科的多样性和延续性。

今天呈现于诸位面前的这5册图书只是该丛书的第一批成果，今后会连续出版第二、第三批乃至更多，竭诚欢迎各位同仁的参与、批评与指导。

杨富学

2016年8月23日于敦煌莫高窟

目 录

绪 论/(1)

一 基本史料/(2)

二 研究状况/(6)

三 选题意义/(10)

第一章 蒙古诸王在西北的混战与幽王乌鲁思的形成/(13)

第一节 阿鲁忽西使及其对察合台汗国的掌控/(14)

第二节 海都与八刺之乱/(19)

第三节 察合台汗国汗位更迭与出伯东归/(24)

第四节 幽王乌鲁思的形成/(28)

第二章 幽王家族对河西西域的镇守/(38)

第一节 幽王家族的防守区域/(38)

第二节 幽王家族军队之构成/(43)

第三节 幽王家族于元代西北地区的征战/(49)

第四节 幽王家族于明初的活动/(56)

第五节 明代哈密二王之废立/(60)

第六节 明朝关西诸卫与蒙古幽王家族之关系/(67)

第三章 幽王辖区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76)

第一节 元初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凋敝/(76)

第二节 屯垦与当地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79)

第三节 整饬驿路及其作用/(83)

第四章 幽王辖区佛教的发展与敦煌石窟的营造/(89)

第一节 幽王家族之奉佛与河西西域佛教的发展/(89)

第二节 幽王家族与敦煌石窟的营造/(94)

第三节 文殊山石窟与蒙古幽王家族之崇佛/(105)

第四节 文殊山万佛洞与蒙古幽王家族之关系/(110)

第五章 蒙古幽王家族与亦集乃路之关系/(124)

第一节 亦集乃路与幽王家族之军政关系/(124)

第二节 亦集乃路与幽王家族之物资供给/(131)

第六章 榆林窟第12窟回鹘文题记所见威武西宁王考释/(137)

第一节 榆林窟第12窟所见回鹘文题记/(137)

第二节 题记所见Buyan-Quli Ong为威武西宁王考论/(139)

第七章 蒙古幽王家族的民族政策/(145)

第一节 河西发现的多体六字真言/(145)

第二节 多体六字真言所见幽王家族的宽松民族政策/(152)

第八章 蒙古幽王家族与裕固族的形成/(155)

第一节 元明时期蒙古幽王对河西的经营与影响/(155)

第二节 幽王家族与辖域内回鹘人的特殊关系/(157)

第三节 幽王家族与裕固族的形成之关系/(162)

第九章 裕固族大头目的来源及其谱系/(167)

第一节 《有元重修文殊寺碑》所见蒙古幽王世系/(167)

第二节 从蒙古幽王到安定王/(173)

第三节 裕固族大头目“安”姓应来自“安定王”/(177)

第四节 裕固族大头目世系表/(181)

第十章 裕固族东迁与蒙古幽王之关联/(185)

第一节 裕固族东迁地西至哈至为沙州瓜州说/(185)

第二节 裕固族东迁传说的演变/(191)

第三节 黄头回纥与关西七卫/(196)

- 第四节 裕固族东迁为幽王辖区内部转移说/(199)
- 第十一章 蒙古幽王与裕固族藏传佛教信仰的形成/(202)
 - 第一节 回鹘与吐蕃的早期接触/(202)
 - 第二节 藏传佛教在幽王辖区的兴盛及回鹘的皈依/(209)
 - 第三节 裕固族藏传佛教信仰的形成/(217)
- 第十二章 蒙古幽王家族与锁阳城及大塔之关系/(224)
 - 第一节 锁阳城大塔非西夏塔辩/(224)
 - 第二节 锁阳城大塔为元塔说/(228)
 - 第三节 锁阳城遗址与蒙古幽王家族之关系/(231)
- 第十三章 结论/(235)

- 大事年表/(237)
- 参考文献/(245)
- 索引/(276)
- 后记/(293)

插图目录

- 图1:《贵显世系》所载出伯家族世系表/(14)
- 图2:幽王乌鲁思的分布与驻防区域图/(39)
- 图3:敦煌出土B163:42蒙古文令旨/(41)
- 图4:敦煌研究院藏《莫高窟六字真言碣》/(96)
- 图5:酒泉文殊山回鹘文《有元重修文殊寺碑》/(99)
- 图6:莫高窟第464窟前室南壁四体六字真言/(102)
- 图7:榆林窟第6窟前室西壁北侧明窗所见蒙古贵族供养像/(103)
- 图8:酒泉文殊山石窟后山外景/(105)
- 图9:文殊山嘉靖三十年回鹘文题记/(108)
- 图10:文殊山康熙五十二年回鹘文题记/(108)
- 图11:瓜州榆林窟29窟西夏国师像/(116)
- 图12:文殊山万佛洞上师像/(116)
- 图13:黑水城出土西夏高僧像/(117)
- 图14:莫高窟第464窟前室北壁五体六字真言/(120)
- 图15:莫高窟464窟后室东壁甬道顶梵文六字真言/(120)
- 图16:莫高窟北区B126窟前室四体六字真言/(149)
- 图17:莫高窟北区无编号龕五体六字真言/(150)
- 图18:永昌六体六字真言题刻/(151)
- 图19:裕固族大头目纪念塔/(167)
- 图20:纪念塔背《裕固族王室传承谱系》/(168)
- 图21:莫高窟北区出土B53:14叙利亚文一回鹘文双语文献/(213)
- 图22:锁阳城大塔/(226)
- 图23:高昌回鹘晚期佛塔/(226)
- 图24:西夏王陵三号陵陵塔全景/(227)

图25:《蕃汉合时掌中珠》影本附录西夏文六字真言摹本/(230)

图26:瓜州锁阳城城角之独特形制/(232)

图27:中亚塔什干古皇城遗址/(233)

图28:中亚花拉子模古城形制/(233)

绪论

裕固族是甘肃省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聚居在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现有人口14378人。该民族人口虽少，却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东部操恩格尔语，西部操尧乎尔语，分别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这是一种罕见现象。

操恩格尔语的东部裕固族(蒙古裔)在政治上处于主导地位，而以安家为主，以至于裕固族民众中形成“天下头目都姓安”的说法。1949年以前，裕固族不仅大头目姓安，而且部落的正副头目大都姓安，并为世袭制。^①而在经济文化上，回鹘裔却处于主导地位。这一经济文化优势，最终主导了裕固族这一个民族的内在特质与发展方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幽王家族为什么会由蒙古的宗王而演变为裕固族大头目呢？他们在裕固族形成史上曾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能够扮演这种角色？这是本研究拟解决的问题。

^① 高启安：《裕固族“天下头目都姓安”试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第49页。

一、基本史料

13世纪初,蒙古崛起,形成了强盛一时的蒙元帝国。自成吉思汗起,按照黄金家族共治天下的原则,实行分封制、出镇制,西北地区概莫能外,成为蒙元推行分封制与出镇制的主要区域之一,先后活动于这一地区的蒙古宗王贵戚甚多,有的出自术赤系、察合台系、窝阔台系,有的出自弘吉剌部赤窟驸马系和高昌畏兀儿亦都护系。1260年以后,以忽必烈忙于镇压阿里不哥之乱为契机,势力日张的术赤系、察合台系、窝阔台系诸王不断蚕食大汗中亚属地,侵扰元帝国之西北边疆,继而又结成反忽必烈集团的军事联盟,渐趋脱离大汗的掌控,给元政府的统治造成了极大威胁。世祖成功镇压阿里不哥之乱后,开始着手处理以窝阔台系海都、察合台系都哇集团为主的西域诸王叛乱。因不满察合台后王统治,察合台系的出伯、哈班兄弟率众东归投顺元廷,以协助元政府抵御西域诸王而获封王位,相继被封为一等王幽王和肃王,分别驻于肃州(甘肃省酒泉市)和瓜州(甘肃省瓜州县),出伯子孙又获封二等王西宁王(驻沙州,今甘肃敦煌市),再由西宁王分出三等王威武西宁王(驻哈密力,今新疆哈密市)。该家族拥有四个王号,权高位重,在元代西北历史上影响颇深,及至元亡明兴,仍是嘉峪关外一支重要的游牧军事集团。^①明初,明政府于西北诸地封王置卫,哈密之出伯后裔又被封为忠顺王和忠义王,明代沙州卫、哈密卫之设置亦与出伯家族息息相关。不惟如此,蒙古幽王家族在河西走廊一带的活动也促成了甘肃特有民族之一——裕固族的形成。

关于出伯家族事迹,传统史料《元史》《新元史》《元史类编》《明史》《明实录》《蒙兀儿史记》等均有所记载,如出伯、哈班兄弟于至元十九年(1283)参与了元廷平定斡端(今新疆和田)叛王的军事行动,元政府以其功于第二年“赐诸王出伯印”,大德八年(1304),又“封诸王出伯为威武西宁王,赐金印”。大德十

^① 胡小鹏:《元代西北历史与民族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22页。

一年,出伯进封幽王,接着,天历二年(1329)二月,出伯子忽答里迷失(又作忽塔迷失、忽答的迷失、忽塔忒迷失)被封为西宁王。是年,喃答失去世,由其叔父忽答里迷失继其位。西宁王位空缺,遂由忽答里迷失之侄速来蛮继袭。元统二年(1334)五月,又以出伯子亦里黑赤袭其旧封为威武西宁王,而出伯兄哈班之子宽彻则于天历二年八月被封为肃王。自出伯一族入居以来,原本日渐式微的河西社会面貌大为改观,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

波斯文史籍《史集》《完者都史》《瓦萨夫史》等对于出伯家族亦有述及,但这些记载多支离破碎,语焉不详,混乱不清,甚至多有抵牾。如《史集》在述及出伯家族后裔时,称出伯有十五个儿子(实际只列了十四人),而对哈班子并无记录。出伯之子分别为:脱黑塔、牙撒兀儿、都苦列思、额只勒-不花、那木忽里、那木-达失、阿黑-不花、撒迪、答兀忒、敢不-朵儿只、赤斤-帖木儿、只儿忽带、明答失、宽彻克-朵儿只。^① 反观《元史·宗室世系表》对于出伯后裔的记载,仅有与其同在旭烈兀大王位下的幽王喃忽里和列于哈赤温大王世系下的西宁王阿答里迷失;铁木哥斡赤斤国王位下的西宁王搠鲁蛮;术赤太子位下的肃王宽彻,出伯家族其他后裔或不见记载,或无法确定其身份。记载错乱甚多。

另外,在论及幽王出伯家族诸位宗王时,以上传统史料的记载也互不相统,缺载、抵牾之处屡有所见。如《元史·诸王表》幽王位下,仅记出伯与喃忽里二人;西宁王位下有忽答里迷失与速来蛮二人;威武西宁王记仅记出伯一人;肃王位下亦为宽彻一人。而法国汉学家韩伯诗针对《元史·诸王表》讹误及遗漏过多,记载过于简略的不足,做了大量的订讹补漏工作,进而在《元史·诸王表笺证》中细化和订正了对幽王出伯、喃忽里、西宁王忽答里迷失、速来蛮、威武西宁王出伯、肃王宽彻的考证,同时还新增对幽王忽塔忒迷失、不颜帖木儿、嵬力、亦怜真、肃王纳忽里、西宁王牙罕沙、威武西宁王纳忽里^②、阿哈伯、

^① W. M. Thackston, *Rashiduddin Fazlullah's Jami u t-tawarikh Compendium of chronicles. A History of the Mongols*, part two, Harvard University, 1999, p. 372;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2卷《成吉思汗的儿子察合台汗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71页。

^② 这里的“肃王纳忽里”和“威武西宁王纳忽里”应为同一人,《明史》卷329《西域传一·哈密卫》载:“元末以威武王纳忽里镇之,寻改为肃王。”与《经世大典》站赤门延祐元年(1314)七月十八日条所见“诸王纳忽里”非为同一人,后者为出伯之子,第二代幽王喃忽里之异写。考证详后。